



《大众电影》 与“百花奖”

老电影人崔博泉口述往事
一本杂志的浮沉 中国电影的跌宕

朱鹏杰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大众电影》 与“百花奖”

老电影人崔博泉口述往事
一本杂志的浮沉 中国电影跌宕

朱鹏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电影》与“百花奖”：老电影人崔博泉口述往事 / 朱鹏杰著. —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452-1675-2

I. ①大… II. ①朱… III. ①崔博泉—回忆录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0822号

本书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资助项目

统 筹 郭燕红
责任编辑 胡捷
封面设计 徐溪云
版式设计 颜英
技术编辑 李荀

书 名 《大众电影》与“百花奖”——老电影人崔博泉口述往事
著 者 朱鹏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670×1028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00,000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452-1675-2/J.1024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老崔同志啊，就像河里的石块，很多演员从这里跳到胜利的彼岸……我今天就要向大家郑重推出这颗造就了一批明星的明星。

——丁峤（于第十二届“百花奖”沈阳地区颁奖会）

序言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若说有哪本杂志让我记忆深刻，那一定是《大众电影》。这本杂志是中国电影最辉煌时代时最受欢迎的娱乐杂志，我对她有着深厚的感情。1980年代是《大众电影》的辉煌时代，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她那个时候有多么红，多么火。那时在售卖杂志的邮局门口，常常出现几百人排队购买《大众电影》的情形，有的时候读者还会因为买不到而闹矛盾，当时如果求人办事，送一本《大众电影》也是非常好的礼品。

从拍摄《瞧这一家子》获奖开始，我就跟《大众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1980年代，《大众电影》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娱乐杂志，她的封面都是当时最红的明星，谁登上了封面，谁就被全国读者所熟知。十余年间，我在《大众电影》的封面上出现了九次，1980年代末，这本杂志还专题讨论了“刘晓庆现象”，收到全国很多读者的来信。

“百花奖”是跟《大众电影》一起成长起来的电影奖项，是当时举国上下关注的文化盛事，她的每一次评奖都牵动着国内外电影观众的心。由于《大众电影》很难买到，随刊发送的选票又比较少，很多时候一个单位只有一张选票。为了填好这张选票，这些单位就组织预选、复选，大家多次投票，选出最终结果填写到选票上。最终，寄送到《大众电影》编辑部手里的这张选票往往代表了一个矿山、一所医院、一所学校的集体意愿。当时获奖的人都是由几百万张选票选出来的，其背后往往是远超其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1980年，我凭借《瞧这一家子》获得我生平第一次“百花奖”，之后1987、1988、1989三年中，我凭借《芙蓉镇》《原野》《春

桃》拿到“三连冠”，都获得最佳女主角。

老崔是一个老电影人、老媒体人，他通过办《上海电影》《大众电影》成为电影圈知名的“明星之桥”。他爽朗的性格、体贴的举止使其成为很多导演、明星的好朋友，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崔妈妈”。我跟他早在1980年代初就因为采访认识，随着我拍摄的电影越来越多，我们的友谊迅速增加。在我人生最辉煌也是波折比较多的时候，他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有特别深厚的友情。1980年代初，我比较任性，他却比较包容我，一直关心、帮助我。他执掌《大众电影》的十余年，是这本杂志最辉煌的时期，他对中国电影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大众电影》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老崔也退下来已有二十多年了。他已经是白发苍苍，行动不是很方便，尽管如此，我前段时间还专门请他来北京一起相聚。我们当时一起聊天，感叹当今影坛没落，电影杂志也不好做。那时，老崔谈到准备出一本书，没想到，现在已经梦想成真，祝福他！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本回忆录！

刘晓庆

2015年7月7日



老电影人崔博泉

引言

在中国，有这样一本杂志，创刊至今发行60余年，创下中国电影类杂志发行时长纪录，最大年发行量达到960万册，高居纸质杂志单期发行量世界第一的位置，神州大地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一册！创办伊始，这本杂志就成为举国上下瞩目的“文化明星”，成为当时传阅最广的电影杂志，虽然几经波折，但她始终独领风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的影响遍及全国和海外华人圈，全世界52个国家和地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本杂志。无数明星以登上其封面为荣，因为登上了封面就意味着跟数十亿读者见面。这份杂志不仅拥有耀眼的明星、无数的读者，而且拥有一批精干的编辑人员，他们联系各自领域的专家，敢于引领风气，率先在杂志讨论“禁忌”话题，主导社会风潮。在1980年代初长达数年的时间内，这本杂志带着当时一线电影明星和前沿思想浪潮，抵达千万人的手中，给他们送上了丰盛的精神食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本杂志一本难求，成为送礼佳品。读者为购买最新一期的杂志连夜排队，有时甚至因为抢购引发骚乱。

这本杂志就是《大众电影》。

到了1980年代末，《大众电影》每况愈下，2010年之后，这本曾经年发行量达960万册的杂志跌至了每期3万册，辉煌不再，英雄末路。透过这本杂志的起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跌宕。杂志几经起伏，为何最终衰落？中国电影如今走向辉煌，电影杂志是否也会随之兴盛？从一本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的宣传刊物，经80年代至今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杂志，《大众电影》浓缩了中国社会、电影变迁的历史。本书通过与《大众电影》前掌门人崔博泉先生等人的访谈，来回眸这本杂志经历的光辉与曲折，从而探究这本杂志的发展、兴盛与衰落，思考杂志浮沉背后留下的时代和社会印记。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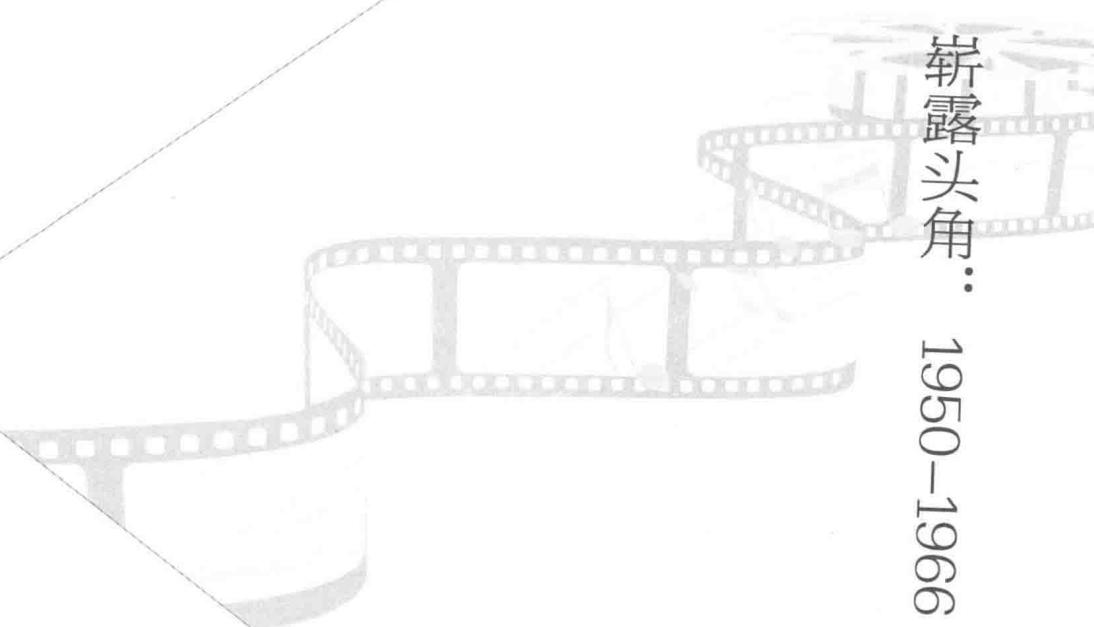
序言	刘晓庆
引言	001
第一章 崭露头角: 1950-1966 的《大众电影》	003
一、1950: 《大众电影》创刊	004
二、1962: 《大众电影》迁回上海	006
1. “美化地主小姐”	010
2. “尽信书不如无书”	012
三、1964: 办刊轶事:	015
1. 贴画	015
2. 画窗	018
四、1966: 停刊与批判	019
1. 停刊	019
2. 接受批判	022
第二章、辉煌时代: 1979-1990 的《大众电影》	027
一、复刊	028
二、辉煌	034
1. 九百六十万册	035
2. 饭桌上的专家文章	040

3. “电影界十大新闻”	042
4. 影院人语	043
5. 《大众电影》的扩张尝试	047
三、时代记忆	048
1. 一个吻引发的社会浪潮	048
2. 爱情, 不是味精	055
3. 重新“发现”石挥	057
4. 索尼: 最早的广告	059
5. 交际舞会	060
6. “蒙妮坦”来到中国	062
7. 为“佐罗”办一场演唱会	064
8. 日本电影代表团访华	068
9. 众志成城: 赈灾义演	071
第三章、百花齐放: 大众电影百花奖	075
一、起源: 第一、二届“百花奖”	077
二、第三届“百花奖”	081
1. 夭折的“第三届”	081
2. “第三届”的宣传造势	084
3. 全民参与的投票	088
4. 迟到的选票	093
5. 颁奖与联欢	094
三、影响	095
1. 《大众电影》受到各地欢迎	095
2. 到延安去	097
3. 送选票上门	100
4. 成人之美	101

5. 彩票风波	103
6. 上《人民日报》内参	105
7. 送奖上门	106
8. 第一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108
9. 经济困窘	110
第四章、群星璀璨：《大众电影》的“客人”	113
一、祝希娟	114
二、张瑞芳	115
三、谢添	117
四、刘晓庆	122
五、王心刚	128
六、斯琴高娃	130
七、牛犇	135
八、赵丽蓉	136
九、张艺谋	138
十、秦怡	139
十一、白杨	142
十二、胡慧中	144
第五章、衰落与转变：1991年至今的《大众电影》	151
一、衰落：市场与人事	153
1. 市场变化	153
2. 人事变动	155
二、转变：万达的加入	158
跋	161

第一章

崭露头角：
1950-1966 的《大众电影》



一、1950：《大众电影》创刊

195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抗美援朝时期，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建设祖国，抵制“美帝国主义”。美国电影属于“美帝国主义精神毒品”，也要予以坚决抵制。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上海放映的电影中美国电影所占比例高达85%，当时为了防止影院倒闭、职工失业，国家决定对美国电影的放映采取逐步禁止的方法，在限制美国电影的同时推进我国电影和苏联电影的放映。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到了抗美援朝时期，完全禁止美国电影的时机已经成熟，上海电影院的经理联合提出禁映美国电影，在国家的推动下，美国电影在国内被完全禁映。为了批判美国电影及其他“反动、消极”电影，也为了支持国产电影和苏联电影，在一些电影界人士（主要是夏衍、于伶、梅朵、王世楨等）的推动下，上海电影界首先成立了上海影评工作者联谊会，与此同时，创办了《大众电影》，给影评人和观众提供一个获取信息和可以交流的平台。《大众电影》创办初期的宗旨是面向大众，以介绍电影为主，主要用来宣传国产、苏联电影。在电影界老领导夏衍的推动下，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在上海市江西路四马路汗尔尔登大楼362号正式创刊，上海当时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所以《大众电影》归军管会旗下的文艺处主管。

《大众电影》的创刊号为大32开，内文30页是黑白印刷，封面封底是彩色印刷。不过，第一期《大众电影》用的是黑白电影的剧照。由于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为了契合这个主题，《大众电影》第一期封面采用了苏联电影《团的儿子》中小主人公凡尼亚的剧照，封面上外国小男孩捧着水杯抬头仰望，眼中充满对于未来的期待，这象征着编辑们对新中国电影和这本新生电影杂志的期望。《大众电影》创刊号定价为旧币1500元，第一次试印1000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随后又加印了三次，还是供不应求。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文化方面百废待兴，《大众电影》的创刊发行如同在荒漠中送来甘泉般，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大众电影》办刊初期，国家经济刚刚起步，经费紧张，办刊经费受到限制。《大众电影》的编辑们充分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印刷的纸张有一部分来自以前《影剧丛刊》剩下的材料。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编辑部人人都充满着活力，他们怀着对中国电影的梦想来办这本杂志，每一期都渗透着他们对中国电影的热爱和期望。当时的编委会阵容十分强大，囊括了建国初期电影界的领军人物，夏衍任编委会主任，于伶、叶以群、梅朵、王世桢、姜椿芳、杨帆、陈白尘、钟敬之等任编委，在他们的支持下，《大众电影》越办越好，很快就成为当时国内电影界最受群众欢迎的电影刊物。不过，由于经费少、编辑少，《大众电影》的办刊条件的确一般，每个编辑都身兼数职，编辑、美编、排版样样能干，不仅封面设计自己做，里面的部分插图也是自己画。

在各位编辑的努力下，《大众电影》由上海的一个地方性刊物逐渐变成全国性刊物。《大众电影》不但发表电影艺术家、评论家的文章，也发表工人和大学生、中学生的文章。由于适应时代需求，出版后大受欢迎，成为当时全国畅销的电影杂志。

一、1950：《大众电影》创刊

195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抗美援朝时期，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建设祖国，抵制“美帝国主义”。美国电影属于“美帝国主义精神毒品”，也要予以坚决抵制。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上海放映的电影中美国电影所占比例高达85%，当时为了防止影院倒闭、职工失业，国家决定对美国电影的放映采取逐步禁止的方法，在限制美国电影的同时推进我国电影和苏联电影的放映。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到了抗美援朝时期，完全禁止美国电影的时机已经成熟，上海电影院的经理联合提出禁映美国电影，在国家的推动下，美国电影在国内被完全禁映。为了批判美国电影及其他“反动、消极”电影，也为了支持国产电影和苏联电影，在一些电影界人士（主要是夏衍、于伶、梅朵、王世楨等）的推动下，上海电影界首先成立了上海影评工作者联谊会，与此同时，创办了《大众电影》，给影评人和观众提供一个获取信息和可以交流的平台。《大众电影》创办初期的宗旨是面向大众，以介绍电影为主，主要用来宣传国产、苏联电影。在电影界老领导夏衍的推动下，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在上海市江西路四马路汗尔登大楼362号正式创刊，上海当时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所以《大众电影》归军管会旗下的文艺处主管。

针、重要事项要请示中国电影家协会，一般都是书记处书记袁文殊具体指示，日常工作委托上海电影家协会代管，编辑部主任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秘书任荣魁兼任，他两边跑，党委工作又比较忙，所以编辑部的日常工作由编辑部副主任崔博泉具体负责。

据参与合并工作的崔博泉回忆，在两刊合并时，《上海电影》编辑部派崔博泉等赴京接洽《大众电影》

与《上海电影》合并和迁移的事情。他们到北京后，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会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发扬《上海电影》的优势，再接再厉，把《大众电影》办好。随后，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交接仪式，仪式由中国影协的书记处书记黄钢主持，原主编贾霁表示了对新的《大众电影》的期望与建议。回到上海后，新的《大众电影》编辑部立即召开编辑部会议，确定10月份出版新《大众电影》。

1962年10月，新的《大众电影》在上海出版，当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亲自写了一封信，对这次合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反复强调对这本刊物的期望和要求，他指出：



《上影画报》创刊号，封面为毛泽东与金焰握手，后者为沈浮。

1951年，全国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大众电影》因为对这部电影做过重点介绍，也受到了波及，编辑部受到了批判，不久停刊整改。1952年春，全国文联决定对《大众电影》进行调整，将其与中影公司的电影刊物《新电影》合并，成立新的《大众电影》杂志社，杂志从上海迁入北京编辑出版，这是《大众电影》的第一次调整。十年之后，这本杂志又重新迁回上海。

二、1962：《大众电影》迁回上海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中国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经济困难日趋严重，为渡过难关，中央采取种种措施，其中有一条即限制刊物用纸。为此，中宣部决定对刊物进行调整，缩减刊物种类，减少刊物发行用纸，这就引发《大众电影》第二次调整。

上海本来已有上海电影发行公司创办的《电影故事》和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创办的《上影画报》，这两本杂志在1960年合并成为图文并茂的《上海电影》。1962年，中宣部提出进一步压缩刊物，大家认为上海的《上海电影》和北京的《大众电影》内容相似，可以合并。两个刊物的共同领导——中国电影家协会（简称中国影协）书记处研究后提出，《大众电影》的办刊时间长，在读者中有较大影响，《上海电影》文字生动活泼，图片精致，编得较好，两者可以合并。合并后，杂志使用《大众电影》刊名，但内容交由《上海电影》编辑部编辑出版。新《大众电影》编辑部位于上海淮海中路796号上海市电影局内，北京只留一个记者站，在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因为《大众电影》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这次调整后编辑部又远离领导机关，所以采取双重领导的办法。大政方